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卷

有风自南

金理
编选



始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
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卷

有风自南

金理
编选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风自南/金理编选.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卷)
ISBN 978-7-100-15481-9
I. ①有…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372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有风自南

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新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卷
金 理 编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5481 - 9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25

定价:66.00 元

前 言

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追溯起来,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迄今一百年;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则成立于1925年。1950年代之后,汇聚学界各路精英,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1980年代以来,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1年)、古籍整理研究所(1983年)、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2005年)、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2014年)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学科体制更形多元、完整,教研力量更为充实、提升。

百年以来,复旦中文潜心教学,名师辈出,桃李芬芳;追求真知,研究精粹,引领学术。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勇于开辟及突进,推展了知识的领域,转移一时之风气,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相互之间尊重包容,“横看成岭侧成峰”,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承续前贤的精神,持续努力,成绩斐然,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希望承而能创,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

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我们编纂本丛书,意在疏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其中的文字,有些已进入学术史,堪称经典;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

回顾既往,更多是为了将来。我们愿以此为基石,勉力前行。

陈引驰

2017年10月12日

出版说明

本书系为庆祝“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所策划的丛书《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之一种。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源流，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所涉学科门类众多，作者语言表述、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原则上不作改动，以保持文稿原貌。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特此说明。

编辑部

2017年11月

目 录

思潮与现象

城市与小说	王安忆	003
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		
——《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 ...	张新颖	018
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	张业松	036
寻求新的文学感知方式		
——面对临界点上的新世纪文学	王宏图	050
论新世纪文学理想表现的枯竭	姚晓雷	059

作家与作品

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	陈思和	071
两个“古典”，还有一个“叙事”		
——张枣论	李振声	106
海上灯火梦中月		
——读虹影小说《上海魔术师》	梁永安	122

有风自南

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

——《古船》重读 郜元宝 130

阎连科的《四书》 王彬彬 157

与天为徒

——论贾平凹的文学观 栾梅健 167

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 倪 伟 187

如何重新讲述一个时代

——关于三部知青小说 黄德海 201

新变与青春

创世与灭寂

——刘慈欣的宇宙诗学 严 锋 217

文学更新与知识更新

——谈姚伟的《尼禄王》,兼谈新世纪的先锋文学 刘志荣 228

韩寒们的文艺生活:评《独唱团》 张芙鸣 244

张悦然的“文学性” 李丹梦 250

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

——以几位年轻小说家为例 张定浩 257

有风自南:葛亮论 金 理 270

当代文学生态中的两种“青春”书写

——以《上海宝贝》和《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为例 李 一 291

路内论 康 凌 304

媒介与生态

华语电影:在互渗互补互促中拓展	周 斌	325
从宁馨儿到混世魔王		
——华语网络文学的发展轨迹	黄发有	338
回归后香港话剧的文化回归	梁燕丽	354
消费文化视域下的话剧市场热点剖析	杨新宇	362
编后记		378

思潮与现象

城市与小说

王安忆

把洋场化的小说作为城市小说的标志,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上海就是刘呐鸥、施蛰存、徐訏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小说,在这些之外的小说没有被注意。

别看上海那么繁华,在它中心的地方就会夹着一个大棚户区。可是现在的人往往会忽略他身边的世界,而去寻找梦幻的东西。很多人已经看不见另外的上海了。

市民阶层是城市的主要角色,市民阶层是社会最稳定的阶层,他们靠天吃饭。市民阶层好在不会沉沦,他永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救了他。但他的眼光也只看得很近,因此他不会升华,因为在精神上没有太多的要求。但市民阶层自有市民阶层的理性,那是一种自律的品格,就是控制事情不往坏的方向发展。这种理性很值得注意。

我选择的两篇小说中,《租个男友回家过年》讲外来人在上海的奋斗,主人公其实也对上海抱有幻想,他会不断虚幻上海,但是这里面连做梦的缝隙也没有;《城市生活》讲述了人在城市中抵抗物质的战争是多么残酷,物质其实是很强悍粗野的压力,它不仅仅是口红、轻音乐,它里面的力量是相当粗野的。这些小说主要集中在写上海的市民阶层,它们都是批判现实主义,对于写上海这一点而言,它们尽力了。

《租个男友回家过年》^①

小说写的是一个灰姑娘式的故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大约就是故事的现代性，让我们从头讲起。

我先要来着重描绘故事里的几个空间，因这些空间都富于象喻性，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故事的性质。首先重要的是地铁。

地铁具有的最鲜明特征就是现代化，机车在大上海的心脏穿梭，风驰电掣地将人群送往东南西北，听起来十分神奇，用主人公“我”，也就是叶子，她的父亲的话，就是地下铁就像童话，叶子是童话里的公主。但“公主”叶子，一个地下铁的驾驶员怎么说呢？她说：“它是一只硕大无朋的老鼠，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成日成夜地在大上海的地洞里忙乎着。”如她这样身临其境，才能体会这是一个极其封闭的空间，小说这样写道：“前方只能看到两根平行钢轨，眼睛‘横扫’距离不足十米。”地面上的大街小巷，离他们十分遥远。每趟列车运送乘客二千多人次，高峰的时候，地铁里人山人海，小说用了一个词，“水银泻地”，人就像“水银泻地”渗到地下铁来，可是与他们又有何相干？都是陌路人。所以，他们其实是相当孤独的，一个人在地底深处，地下铁的铁壳子里，空调机永远“嗡嗡”运作，所以也没有四季的变化。主人公，叶子，自称她是一个洞里的雌老鼠，没人作伴的雌老鼠。就是这样，地下铁从全局看是人类传奇，但到个体细部，却是沉闷的现实。《租个男友回家过年》，就是从这种性质出发讲述的故事，它已经预示了这个现代童话不可能演绎古典的童话结局，它表面的浪漫里面是现实的芯子。

再有一个空间是地下铁司机公寓，相对于地下铁的坚硬的质地，它是柔软并且轻盈的。司机公寓地处一个叫作梅陇的地方，因为种植梅花而得名。这也

^① 《租个男友回家过年》，中篇小说，作者上海人，名王季明，小说刊于《百花洲》2005年第4期。

是一个很好的空间，是叶子的闺阁。要知道，在地下铁行驶的钢筋水泥的壳子里，有一颗灵敏的温柔的姑娘的心，你说这颗心有多么寂寞？小说中写，司机公寓的窗外，满垅满垅的梅花盛开，叶子一个人伫立窗前，对着满视野的香雪海，万分怅然。

第三个空间则带有童话的性质了，那就是黄河边，叶子的山西老家。我说它有童话的性质，是因为它的古老空气在现代化的上海背景之下，显得那么不真实，像梦幻，不是绮靡的梦幻，而是苍凉原始，比如黄河，黄河对岸的太行山，山间传来的信天游，牵着母羊卖羊奶的小姑娘，再有，人们在当婚当嫁的年龄里就结亲生子，不会像叶子这样，二十四岁还孤家寡人一个，这也合乎人的自然本性。

这现代灰姑娘的故事，便是在这三个空间组成的舞台上演出了。

故事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叶子，一个上海知识青年的女儿，根据上海知青子女的政策，十六岁后落户上海，就读上海地下铁职业学校，毕业后做了一名地下铁司机，父母特别期望女儿找到个合心意的男朋友，早日成家。因为叶子已到了婚嫁的年龄，在山西黄河边的小城，这年龄都早做母亲了。更因为，叶子的母亲，当年的上海知青，嫁给了叶子的父亲，一个山西农民，只得扎根当地，母亲期望女儿成家，将来可以叶落归根，重回上海。所以，叶子的恋爱婚姻，就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要向父辈的传统生活方式负责，同时也承担了母亲的人生归宿，是具有社会义务的性质。要说她自己，难道不想有个男朋友吗？上班是孤独的，一个人在城市的地洞里活动。下班回来，也是一个人，面对着清寂的梅花，就这样，度过一年又一年的韶光年华。她工作出色，连续三年评为先进，她却情愿用这三年先进换一个男朋友。可叶子她长相平常，才华也平常，又是个外乡人，在这城市没什么社会关系，连上海话也说不像。虽然人就像“水银泻地”样渗入地铁，可都是萍水相逢，擦肩而过，谁晓得你的他是人群中的哪一个呢？这就是大城市坚硬的质地，生活像洪流一样，个体和细节掩埋其中。小说中，叶子埋怨父母：“爸妈都以为在上海找个男朋友十分简单，好像在我们小城，

只要是女人，找个男人并不成问题。”这就是大有大的难处。每逢过年回家，叶子有没有男朋友的问题就临到面前，变得特别的急迫。因为又要与父母见面，也因为又过去了一年。于是，这一年，叶子就决定租一个男朋友回家，让父母暂且放下这颗心。

租个男友的念头，其实有着微妙的心理，它是一种假想，又是一场实验。现实中没有男朋友，那么，就虚拟一个，来一场虚拟的恋爱。虽然是虚拟的，一旦在现实中演绎起来，总会有什么结果吧！找谁去租呢？叶子找了她的同学王念。王念是叶子地下铁技校的同学，毕业后分在不同的线路工作，三年后重又遭遇，是王念和女朋友闹别扭，躲进叶子的驾驶室里。这一个偶然的出现，给叶子平静却又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一点活跃的气息，它似乎含有一点变数的暗示，似乎，生活中终于要发生些什么了。小说中写叶子和王念摆脱了王念的女朋友，走出驾驶室——“就见车厢两旁、顶上的所有灯光，犹如火树银花扑面而来”所有的抑郁一扫而去。在这个地下十五米深处的地洞里，第一次身边走着一个人，这其实可说是“租借男友”的实验的序幕。当叶子找王念租个男友的时候，心理也是微妙的。表面的理由是请王念租男友，事实上，则是叶子向王念邀请了约会。在她约王念见面的电话里，王念表示了对叶子的好感，他一下子说出三条叶子浑然不觉的优点：功课好，普通话好，卡拉OK好。于是，本来黯淡无光的灰姑娘就走到了亮处的舞台中心。似乎是有什么事情要往下发展了。他们在茶室里见了面，拟定了一份租借合同，规定了权力、义务以及纪律。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篇日本小说，发表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杂志2000年第2期，题目叫《YO—YO》，作者名山田咏美。故事很简单，就是说一个单身女性在酒吧里结识了一个酒保，就向他买春，两人在酒店开了房间，事后，女人向酒保付了一叠钱。第二次，在酒店开房间，则是酒保向她买春，付给她同样一叠钱，但是比昨日少了一张。第三次，是她付钱，再少一张。第四次，是他付，又少一张，下一次，继续少一张，一次一次交替，直到一张不剩，于是，结束。这就是交易的真谛，不能动感情，等到交易的成分全部被感情代替，

就赶紧打住。这也可应用到游戏里去，规则是同样的，不能动感情，动感情就是败者，也是违规。合约上为此专门制定第八条：“乙方和甲方相处时，不得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

好，现在，叶子就等王念领来租借的男友。这等待的心情很叫人玄想，有点像进洞房等着新女婿揭红盖头，虽然是模拟的恋爱，但从头至尾走一遍，一个环节不少，也是个全过程。王念呢，迟迟不把租借来的男友带给她，使悬念越来越深。一直拖延到最后一刻，叶子上火车，在车厢门口等着，每见到一个单身男性，就想，是不是他？一直等到火车启动，失望回到自己的铺上，却看见坐着王念，王念对她说：“我就是你租来的男友。”这实在令人惊喜，却也在情理之中。不幸的灰姑娘不总是要交好运？王子上天入地地寻觅，寻的不就是那个最不可能的人？大过年的，王念抛下家人，抛下女朋友，充当叶子的男朋友，来到西北黄河边，不正像是一个王子？叶子当然是要生出期望的。就像前边说的，黄河边的小城是一个童话性质的空间，这样，他们就一起走入了童话。

方进家门，便上来一伙家人乡邻，接着是一群小娃前后拥着，再又跳出一个鲜艳的女孩，表妹叶灵，然后爆竹声响起。这有些令我想起《聊斋》里的那类故事，一个书生夜间迷路，眼前忽耸起一座大宅院，张灯结彩，弄管拨弦，男女老少前来欢迎，就像久盼之宾客。一夜笙歌，尽欢别去，待日后寻来，却再无踪迹，只剩下芳草凄凄。话说回来，两位上海客人迎进屋，满目喜庆，面前是一餐盛宴。宴上的情形十分有趣，人们热衷于向他们打听上海，在内省的人们，地下铁、空中轨道交通车也是一个童话。这个童话是由现代化标明的，比如法国阿尔斯通列车、德国庞巴迪列车。叶子也是童话的一部分，叶子工作后第一次返乡，就带给她母亲整整一万元钱，给爸爸带来啄木鸟牌的西装，给妈妈带的是紫澜门牌上装，正宗品牌化妆品，这一回，又带来了上海男朋友王念。王念身上穿着西伯利亚皮货店的皮夹克，懂礼貌，有见识。于是，表妹叶灵也动念请叶子帮她找一个上海男朋友。叶子惟有苦笑。就好比，王念在这山西小城里处处受感动，事实上，叶子知道，在这西北黄土风情之下，是黄河断流，生计困顿。两个童话之

间，叶子是惟一的知情人。她其实是两个童话里的主角，又是看客。她的任务很繁重，她一方面是带领王念参观黄河童话，另一方面，又必须与王念携手演绎上海童话。

这个虚拟爱情的游戏完全是仿真进行，两人不免假戏真做，不由自主地进入角色。他们俩在黄河边唱信天游这一幕，是这场戏剧的高潮，写得够煽情。先是苍茫的风景，再是贫穷的小女孩牵着母山羊，好像落难的天使，然后情歌登场。至此，爱情剧的所有段落都齐了。叶子在此情此景之下，很难免地会向往奇迹发生，事实上，她一直企图亲手缔造一个奇迹，她也一直苦心经营着一个奇迹。她找王念租借男友，王念自己来了，与她的家人相处和谐，而且，看起来他也是喜欢叶子的，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奇迹呢？

我曾经看过一个关于黑手党的美国电影，说的是一个姑娘邂逅一个意大利青年，青年英俊富有，而且多情。两人双双堕入情网，谈婚论嫁。青年知道姑娘喜欢桃色，于是装饰了一所桃色的新房，宛如梦境。青年的家是一个大家族，人口众多，这是意大利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没什么可疑的，问题不在这里。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家人如同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弃下所有家产搬迁到另一个地方。姑娘感觉她走入了一种危险的命运，终于发现这是一个黑手党家族，此时，妯娌俩有一场对话。嫂嫂告诉她自己差不多同样的经历，然后说：“我以为我是辛德瑞拉呢！”这句话很有意思——我以为我是辛德瑞拉呢！事实上，不要指望生活中会发生童话。

即便是但愿长梦不愿醒，叶子还是常常窥破她的童话的漏洞。除夕夜里，激烈的鞭炮声中，王念却呼呼大睡，明显是假睡，一边在被窝里打手机。打给谁，叶子猜是与他吵了嘴的女朋友。这其实是违规了。因合同第四条规定，在租用期间，不得与女友以各种方式联络。但叶子没有揭穿他，大约也是怕面对现实，可现实还是一步一步逼近了。公司领导来电话，告诉说王念的女朋友大年初一就找到公司，堵着门向他们要人。王念的态度也渐渐鲜明，他们到黄河边植树的时候，王念说：“叶子，以后每年回家，要代我向这些树苗问好。”叶灵当

场驳斥了他：“过年还不一起回家！”两人都没作声，其实都看见了这场游戏的尾声。终于，在被叶子母亲逼进洞房的这一夜，王念告之了实情，也告知了来山西以后的感受。他说一上来他就没有去租什么男友，准备好了自己跟叶子跑一趟的，因为实在对女朋友心生厌烦，听起来，这女孩就属于现代都市一族，物质主义，追随时尚，任性，用王念的话就是“作天作地”，王念确实被折磨苦了，可是，当他上了火车，立刻就自责起来，他来这么一手，不也是很任性吗？随后又接到女朋友铺天盖地的短信息，又热烈又谦卑；再接着，他偷偷和家里打电话，听母亲说女朋友哭得昏天黑地；最后，得知她竟然勇敢到跑去公司大闹，就很难无动于衷了。就这样，王念充当叶子“男友”，只是与女朋友赌气，结果是什么？是在这场游戏中考验了双方的爱情，而且，双方都因此成长了。他们在黄河边贫瘠的土地种树，本是哄骗叶子的母亲，举行新型的订婚仪式，但王念的态度特别虔诚，细心地操作每一项，挖坑，培土，植树苗，浇水；在离开山西的前夜，王念发现叶子的母亲连夜为他们磨香油，他不禁泪流满面，说道：“这种游戏玩不得。”这个轻浮的青年，在这场游戏中受到了教育，变得严肃起来。他的女朋友，也再三保证：“我会改的，我会改的。”叶子从游戏中得到什么呢？得到的教育是，必须尊重现实。现实是，游戏就是游戏，决不会演变成现实。现在，游戏结束了，一个游戏的残局，得靠她慢慢去收拾。这就是现代生活的理性，人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将幻觉梦想，一点一点除去，除净为止。人类成熟了，于是，童话流失。美国电影《漂亮女人》，那女人真的成了辛德瑞拉，美梦成真，富有又英俊的男人立在敞篷汽车里，手捧玫瑰花，停在她的嘈杂后街，然后攀上铁梯，迎向她，就在电影的结尾，山壁上显出一行大字——这是好莱坞。于是，这又成了一出戏中戏。

其实事情从一开始，就暗示叶子是处在王念的爱情生活之外，她就是一个旁观者。王念与她的邂逅就是在与女朋友闹气的当口，然后，事情顺流直下，而她始终在岸边走。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叶子这个人物了。

前面已经说过，叶子是上海知识青年的子女，母亲是上海人，嫁在当地，心